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

第一輯

浙江人民出版社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編委會編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

張如元 著



第一輯

 浙江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 第一輯/《温州方言文獻集成》
編委會編.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213-05298-9

I. ①温… II. ①温… III. ①吳語—文獻—彙編
—溫州市 IV. ①H17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01194 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發行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 第一輯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編委會 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市場部電話: (0571)85061682 85176516

責任編輯

陳巧麗

責任校對

張彥能

封面設計

厲琳

電腦製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8

字數

52 萬

插頁

6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13-05298-9

定價

12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部聯繫調換。

本書由温州文化研究工程資助出版

《温州方言文獻集成》編委會

顧 問：顏逸明 溫端政 游汝傑 潘悟雲 吳安其

策 劃：洪振寧

主 編：鄭張尚芳 沈克成

執行編輯：王 昉

温州市圖書館策劃統籌

第一至第三輯編輯說明

溫州是一座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城市。溫州方言因其獨特性和代表性成為本地歷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漢語方言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記錄和研究溫州方言的文獻十分豐富，但一些書籍的原本因受年代、紙質、印刷質量、保存狀況等的限制，不能方便地提供給廣大方言研究者翻閱，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文獻進行搶救性整理。此次系統整理出版工作開全國地方方言文獻整理之先河。因尚無成例可循，我們參考了其他一些文獻叢書的整理方法，現作說明如下：

一、《溫州方言文獻集成》（以下簡稱《集成》）收錄有關溫州方言的著作。清代之前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溫州方言著作多已出版，《集成》主要收錄那些尚未整理出版的著作。這些著作的時間集中在清代及民國時期，少數寫於一九四九年後。

二、《集成》一至三輯收錄十七種著作，按內容分兩個部分。第一卷至第七卷為方言韻書、方言拼音方案等與溫州方言語音相關的著作；第八卷至第十三卷為與溫州方言詞彙相關的著作。每一部分內按照出版或寫作的時間順序排列。原則上每一卷收錄一位作者的著作。因《因音求字》與《重編因音求字》聯繫較為緊密，故收入同一卷，以方便對照。其他方面內容的著作如俗語、諺語、外國人記錄溫州方言的調查記錄等，以後將陸續整理出版。

三、一至三輯中的著作因生僻字和各種符號、表格較多，採取影印的形式出版。每一種書籍儘量選取較好的底本。《俗字編》因價值較高且各版本差別較大，故收錄多個版本。

四、每一卷前附有內容簡介，簡要介紹主要內容、作者生平等等。每一種書前附書牌，說明該書的題名、作者、影印底本版本信息、版框規格、收藏地點等信息。

五、影印出版意在向讀者展現著作的原貌，故只進行基本的圖片處理，調整顏色，擦去明顯的污漬和影響閱讀的圈點塗改，原作的錯漏之處將悉予保留。

限於編者的水平及條件，《集成》對溫州方言文獻的收錄難免掛一漏萬，整理出版過程也必定存在不少瑕疵。我們希望向社會廣泛徵集更多有價值的溫州方言相關著作或本《集成》已經收錄書籍的更好版本，如果對本書的編輯工作有意見和建議，也歡迎與我們聯繫。

編者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於溫州市圖書館

前言

溫州是浙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本地語言非常有特色，它既有『吳語南極』之稱，是南部吳語的代表，還享有『漢語最難懂的方言』的名聲。

『吳語』是漢語第二大方言，分佈於我國經濟最發達的滬、江、浙沿海地區（並擴及皖、贛、閩三省相鄰境域），內可大體分爲北部吳語和南部吳語。北部吳語所處是古吳越兩國故土，歷代受官話北音很大影響，通話程度較高，早先以蘇州、紹興爲代表，現在則以上海爲代表；南部吳語所處爲東甌故土，保留古甌越、古吳語的特色更多，與官話差別更大，內部分歧更多而通話不易，一般多以溫州方言爲代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的《中日分析字典》及《中國音韻學研究》所附《漢語方言字彙》吳語只收上海話和溫州話，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浙南只收黃巖話和溫州話。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編的《全國主要方言區方音對照表》，北京大學《漢語方言字彙》、《漢語方言辭彙》吳語都只收蘇州話和溫州話。由此可見，國內外語言學家都認爲，溫州方言在漢語方言中具有代表南部吳語的重要地位。

我國傳統對方言比較重視，西漢楊雄已經寫了《方言》專書，最早的辭書《爾雅》、字書《說文》已經記有方言，《說文》更記下一些詞的吳人說法。歷史上『吳語』一名出現得也較早。但漢魏六朝時的『吳語』只是江東方言的別稱，它實際上是今吳語、徽語、閩語、江淮話的共同祖語，那些說法，較多保留在廣閩語中，而今吳語中則比較少見。即使再晚些的晉代江東方言也是如此。如郭註江東所呼『椀(袖)』、『櫛(勺)』、『筴(粗簾)』、『蠶(今指蟑螂)』現在也一般見於閩語和龍衢吳語。

吳語作為漢語的一種方言是後起的，歷史上吳越兩國最初都曾說的古越語，不屬於漢語。後吳、越皆滅於楚國，曾被列為三楚之一的『東楚』（《史記·貨殖列傳》：『自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該地區漢語最早是由楚國傳入的，最先形成東楚語，後來才擴展為江東吳語。所以《方言》中楚語與吳語相同的頗多，與今溫州相合的還有近二十條。其中最具溫州特色的如：『憚（怒）、慧（病癒）、拌（揮棄，音 $phas$ ）、担（取）、轆（物行敝）』。

在漢代，吳越地區北部漢化較深，但溫州一帶主要還是甌越人居地（《三國志·蜀書·許靖傳》中記載許靖致曹操書說自己由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方言》所記的『甌語』，現今在溫州各方言中都找不到，記的應是古甌越語，屬侗臺系統，跟壯泰語言同源。比如，卷一盛多『揚甌之郊曰濯』，濯應對泰文 $do:k$ ，卷二既廣又大，『東甌之間稱「麥綏」，或謂之「羞繹」、「紛母」』。上條盛多也放在『大也』條下，則廣大可涵多，因此，『麥綏』可對泰文 $[sanh$ 成群 sou 連串]；『羞繹（古音 $laag$ ）』可對泰文 $[sanh$ 達 h lak以十萬計]；『紛母』可對泰文 $[pen$ — mak 繁多]。而卷六『爲也』，甌越曰印『當對泰文 $[ngaan$ 工作、幹活]』。這跟漢語差別是明顯的。又卷六『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緡緡』。《說文》作『緡』，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也與泰文 $[manh$ 蒙物、幪]同。

北部也有古越語遺跡。《說文》：『圮：東楚謂橋爲圮。』《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見老父墮其履圮下』，《集解》引徐廣：『圮，橋也，東楚謂之圮，音怡。』《索隱》姚察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圮，圮亦音夷』。圮古爲喻四聲母』，此與今水語橋 lo^4 也很近。

但王充《論衡·自紀》有『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的記載，說明會稽屬縣上虞的教育東漢時

已經相當發達，浙江當地的漢語方言應當有了長足的發展。

晉郭璞註《方言》、《爾雅》引用大量江東方言。他曾為溫州建城的設計師，在溫州待過不短時間，所以在他的記錄中也可發現許多詞至今還存於溫州話中，如『甌（孟）、隄、煬、浦、隩（今壘）、藻、蝦蟆衣（車前草今稱白脚蟆衣）』。

但對溫州方言的研究記錄，明确的只能說從宋開始。上文已經說過漢代楊雄《方言》裏雖然也提到『甌』、『東甌』、『甌越』，那大概記的是一種古百越語而非漢語方言，跟今天的溫州話不是一種話。真正記錄溫州方言的應以宋末戴侗的《六書故》為早。明清以降則文獻日益豐富、精彩紛呈了。下面分別介紹，以表彰前賢記述我鄉方言的勞績。

（一）宋代

溫州方言至遲到南宋已形成了，並與台州、處州方言明顯相分別。這有兩方面的證據：方言記錄及移民同化。

方言記錄上的直接證據有《六書故》與《張協狀元》、《四靈詩集》。

（一）宋末永嘉人戴侗（一二〇〇至一二八五年）的名著《六書故》已經明確指出溫州與台州、處州（括州）的語音差別。如『人』，甌人作『奴登切』（呼若『能』），而台人作『魚鄰切』。『作那』的『那』甌人作『奴諧切』，而台人合『作那』二字為『則皆切』，括人作『奴弟切』。

戴侗字仲達，永嘉楠溪菰田人。宋淳祐元年進士，由國子監主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書郎遷軍器少監，即辭疾不起。另著有《周易尚書四家說》等。或說戴氏為元人。按戴氏活了八十六歲，主要生活於南宋，入元

已過八十，未幾年即故世，至多只能說是宋遺民。《六書故》在元延祐七年由趙鳳儀初刻並序，明有張萱重刊本，今皆難見到。較易得的為通行的清乾隆四十九年李鼎元校刻本（十六冊），但非善本，原序跋常不予保存。現存最佳的為戴侗孫子戴隆自校本，北京圖書館也只有二十卷殘本，溫州市圖書館藏有全本三十三卷，原為汲古閣藏本，後為黃氏敬鄉樓收藏而轉入館藏，為精抄本二十冊，可能是影抄元明刊原本，每卷末皆有「孫謹校」四字，的確是海內難得的善本，內容也多於李鼎元本（已影印於《溫州文獻叢書》）。

《六書故》是一部企圖熔鑄《說文》、《爾雅》、《釋名》、《方言》為一爐的奇書，在中國的古字書中可說是獨具一格、自辟蹊徑。全書三十三卷，分「數、天文、地理、人、動物、植物、工事、雜、疑」等九部，再分為四百七十九個細目，每部再按六書分列。採金文為分析字形的根據，把異體字、同義分化字，尤其連綿詞（如螳螂），都作為獨立字頭列條；釋義詳明，還詳論詞義的源流、引申、轉化以及假借的義變過程，許多字族分化的分析很精闢，並能訂正《說文》訛失，而且大膽地收錄了俗字、俗音、俗義。一些後起的形音義常賴該書得知其起源，如「曬、噉（今作啣）、墩、烱、妮、圳」等俗字；「打」的「都假切」音，「甘」的「俗呼若念」；「泡」的「以湯沃物」義，「筲」的「籃類」義，「鏈」的「銀鐺之類」義，「賸」的「用餘」義，「恁」的「如是」義等。這種重視記錄當時的俗字及今音今義的態度值得感佩。尤其書中作了大量溫州方言俗語記錄，這些是目前研究溫州方言的最早、最成系統、最為詳實的成批材料。

第一是字音與今溫州方言吻合（加引號者為甌音）：

阿：於何切，越人呼「於黠切」。

爛：詳廉切，又「盧鹹切」……今人呼若「藍」。

滴：都歷切；又『丁計切』，『餘瀝垂欲滴也』。

汰：『廷皆、佗蓋』二切。

尿：『息遺切』。

𦉳：『康根切』，又上聲。

儂：奴冬切，吳人謂人儂，按此即人聲之轉，甌人呼若『能』。

母：今世俗『母』『馬』同音，皆『莫假切』。

第二是方言詞記錄豐富，如『振，挨人也』、『賺，買賣誤讎直(值)，多少不當也』、『塗，泥之稀者爲塗』等條雖未明標方言，溫州人一看也知道係據溫州方言爲釋。現僅從『蟲、魚』類中選錄些例子(加引號者皆爲

甌語方言詞)：

螳螂：俗謂『織絹娘』。

蠅：俗謂薦蠅，亦曰『茭虱』也。

蠟：俗又謂曲蟻，又爲『康蠟』。

蛭：今人亦謂之『馬蟻』，本草作馬蚊，蚊，亦作螟。

虹：越人謂虹爲『鬣』。

鮓：甌人謂之『黃類魚』。

鰓：今謂之『鰓鰻』。

鯪：又謂『烏狼』，……生淡水者謂之河豚。

蝨：鳥介切[ɕ]，似彭蠡，可食，薄殼而小（此音義僅見本書）。

鱒：似鰻而小，首亦有石。

鱒：海魚之小者，決吻芒齒，不鱗而弱。「上二條《集韻》僅作『魚名』，不知何魚，而本書詳述其形狀，便

知上是溫州『朱鱒』（梅童魚），下是『水鱒』（龍頭魚）。」

《六書故》還記錄了其他許多溫州俗語詞，如喉嚨稱『雷喉』等，至今仍是溫州話的特殊方言詞。這本書還收了不少溫州俗字俗解，如『鱒』作小石首魚名（今稱『朱鱒』，『白肚鱒』），『鯽』作小乾魚名（今或作『鱈』或寫『叩』），『烱』作爲治的俗字等。還有俗音，例如『母』音莫古切、莫下切，『齧』音康根切等。

『壽』讀『人久切、又去聲』，更是吳音『日禪』兩母相混的明證。

由於一種方言發展到能夠影響書面語言形式的階段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準備過程，所以在《六書故》記載俗字俗音之前應經過一段歷史時期，溫州話的形成自然要遠遠早於南宋。

（二）現存最早的南戲《張協狀元》一般都認爲是南宋時溫州『九山書會』才人的作品，其中所用地名如『徽州婺源縣祠山廣德軍，浙東路處州，西川成都府，梓州』等確實都是宋代的。這個戲丑角、淨角、副末的說白中已使用了不少跟現代溫州話特點相同的語句，例如『老鼠拖個馱貓兒』、『二十四個月日沒一人上門』、『你也忒炒』、『學你只會吃死飯』、『亞哥，有好膏藥買一個歸』等等，都已跟溫州今天的說法差不多了。

（三）從《四靈詩集》中趙師秀的《縉雲夜宿》『稍覺離家遠，鄉音一半訛』，可見當時溫處方言已經不同。

溫州有兩次閩人大批入遷的歷史。我查過五十餘家當地族譜以及宋人墓誌，大都從長溪赤岸一帶，即

從今霞浦、福鼎的閩東方言地區遷來，包括戴侗、孫詒讓祖輩和我的祖上、我外家祖上。頭一次入遷大約是在五代時期，爲了避閩王曦之亂；另一次入遷是在宋乾道二年八月，當時溫州受颱風海溢影響，漂沒人口無數，閩人後奉命來實其郡（可說赤岸填甌。《沙川周宗譜》載：『乾道間吾甌遭洪水患，所餘黎民靡有孑遺，奉□徙福民實其郡。』）。溫州歷史名人薛季宣、陳傅良、周浮沚、張璠等祖上都是閩人，移民雖人數多并且聚族而居，但都一律改說溫州話，並不保留原來的閩東話。戴侗著作即能充分說明這點，這也表明從五代至宋，溫州方言已經形成並且非常強固，能有力地同化聚族來遷的移民。

（二）明代

明代主要是筆記和南曲《琵琶記》。

（一）《岐海瑣談》，明永嘉姜準著。姜準字平仲，原係永嘉楠溪人，其父遷居溫州城內竹馬坊。姜是明嘉靖萬曆間人，未仕。萬曆間曾聘修縣誌，未赴。本書爲專記溫州一郡宋元明三朝佚聞舊事、方俗風習的筆記，共十六卷。浙江省永嘉區徵輯鄉先哲遺著委員會鉛印（一九三六），連史紙本線裝四冊。其中第八卷記方言方音爲主，第十卷記坊巷、歲時節會，第十一卷記物產，亦多爲方言名稱。明代土語土音賴此得存，可資考證。

（二）《琵琶記》，明高則誠著，其中含有不少溫州方言對白，如：『沒衣穿便著（要）凍死』、『（義倉）穀都是你喫了，你自著商量』、『不知社長去借有麼』、『百愁萬苦千生受（煩難）妝（搞）成這證候』。

明代北吳語已經出現馮夢龍《山歌》這樣的純吳語作品，可惜缺乏純溫州方言的作品。

（三）清代與近代

清代和近代（主要是民國時期）形成了溫州方言記錄的新高潮，字書韻書都有大發展。

清代可以瑞安余國光《俗字編》、永嘉謝思澤《因音求字》、樂清林大椿《海澨方言》為代表，近人則以瑞安楊紹廉《甌海方言》、平陽葉蘅《新編音畫字考》、溫州包筱清《溫州方言初稿》為代表。但這些書都為舊時石印本甚或為手鈔本，保存不易，也難提供更多的方言工作者進行研究，所以本集成主要就是影印這批舊本。由於本集成已經影印了這些方言著作，且於每書前分別作了較詳介紹。這裏就不再詳細分析了。

此外，還有大量筆記、雜字、謠諺、竹枝詞、曲藝以及拼音方案、教會羅馬字記錄有待進一步編集整理。清代北部吳語已經有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何典》等出版，還涌現出不少彈詞作品，這方面溫州也比較欠缺，只有《高機吳三春》等鼓詞作品有待記錄整理。

在沈克成先生辛勞著力、溫州圖書館大力支持下，《溫州方言文獻集成》一至三輯得以整理完成且即將出版，夙願得償，這是令人高興的。希望《集成》的編集，能在保存鄉土文獻、褒揚先賢業績、促進溫州方言研究方面作出貢獻。

鄭張尚芳寫於北京霞光里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八月三十一日修改

目錄(第一輯)

第一卷	一
《四聲正誤》簡介	三
四聲正誤(一卷)附反切法(一卷)	五
【清】謝思澤輯		
第二卷	八七
《因音求字》與《重編因音求字》簡介	八九
因音求字(二卷)	九一
【清】謝思澤編纂		
重編因音求字(四卷)	四二一
【清】謝思澤編纂		
謝用卿編譯		

第一卷

DIYIJUAN

